



疑獄集卷之五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校刊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重訂

漢武明經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季繼母陳殺防季父防
季因殺陳依律以殺母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
季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
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
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

宜以大逆論

謹按

大明律云凡繼母殺其父聽告不在干名犯義之限今觀漢史所云防李繼母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竊詳此實倫理之變若比殺常人則故殺者斬若比父母為人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殺死者勿論

盛世倫理修明固無此事萬一遇此所司當

體究的確比擬奏

請

袁安別繫

袁安永平中守楚郡時楚王英謀逆辭連繫者數千人安到郡不入府先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明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楊牧答巫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
役亡歸其兄慶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
稱是弟爲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楊氏託鬼
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楚各自款
服崇疑之乃遣二人僞從外來詣慶賓寄弟口
信慶賓悵然失色崇乃攝而問之卽自引伏數
日間思安亦爲人縛至崇答女巫一百遂釋蓋
等

曹攄明婦

晉曹攄爲臨淄令日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
季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
黨乃誣其婦婦不勝拷訊卽自誣服攄初到疑
其寃更加辯究具得實情時稱其明

戴爭異罰

唐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
刀入東上閣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
察罪死無忌當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
於君父不得稱誤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

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曹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死

謹按

大明律云若罪人自首告及遇赦原免或蒙特恩減罪收贖者亦准罪人原免減等贖罪法注云謂因人連累皆依罪人全免減等收

贖今觀唐龔曾所諱長孫無忌事則我朝律文已備載之矣嗚呼至哉

至遠憶姓

唐李至遠典選疾令史受賂多所黜易吏亦斂手有王忠者被黜放而吏乃謾書士姓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決王忠也吏叩頭伏罪

竇阻免喪

唐竇參初爲奉元尉男子曹芬兄弟隸此軍醉

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允第重辟衆
請侯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
坐皆殺之

崔黯搜帑

唐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爲鄉里所容乃自髡
鉗依佛教假託焚修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
到愬事露乃投牒請脫鉗歸俗公問曰爾教化
三季所得幾何曰旋得旋用公曰費用造設幾
何曰三千餘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決有

隱欺乃搜其積蓄有妻子滿室遂劾其矯妄之
罪以財物施之貧下

柳寃瘖奴

唐柳渾爲江西察判時僧有收飲火其廬者歸
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
白奴寃於觀察使魏少游促訊其僧僧乃首伏

崔公仁恕

唐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昔青州有男
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

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
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
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
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吾以一介易十
囚命固願也及勅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
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李嶠列枉

李嶠高宗時爲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
嗣直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

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
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列其
枉狀

唐臨不冤

唐臨高宗時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遷大理
卿帝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國之要在
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
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服獨臨所訊
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

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
死灰心若鐵石云

真卿感雨

顏真卿玄宗時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
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
御史雨

次武各驅

周于仲文字次武爲趙王屬安固有任杜兩家
各失牛後有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益州

長史韓伯携曰于次武少季聰察可令決之仲
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羣到放所得牛遂入任氏
羣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嗥惋杜氏自若杜卽伏
罪

柳設榜牒

周柳慶有胡家被劫莫知賊所鄰人被囚者衆
慶謂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貼官門曰我
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恐
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出免

罪之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
因獲黨與甚衆

楊津獲絹

周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百匹去
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
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之津乃下教曰有人著
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若有家人
可速來告有一老母行哭而至云是已子於是
收捕并絹俱獲

齊賢易財

張文定公齊賢真宗時爲相戚里有分財不均
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
不服齊賢曰是非臺使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
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
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狀結實乃召兩吏趨
徙其家令甲家入乙家乙家入甲家貲財皆按
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
大悅曰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蘇渙折取衣

蘇渙郎中知衝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衣以爲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錢治牀足

錢治屯田爲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

刁湛曰獄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足合之是仇家卽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跡某家者欲自免也其家乃獲釋

薛向正尉

薛向樞密提點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強縣有盜殺人而奪其財尉以失盜爲負捕平人掠服之置贓於外以符其語向得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寃免死者六人正其尉故入之罪

王和甫校書

左丞王和甫尹京日市有匿名書誣告一富家有逆謀都城稍恐和甫不以爲然不數日果有旨根治和甫搜驗富家無迹因詢其怨耦答以數日前有鬻狀人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和甫乃密以他事縮馬生至對款卽取謗書字校之畧無少異因而訊鞠其事果馬生所作

王文正酒吏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倉皇入白王文正公卧不答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令飲酒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府繫治後府以此申覆公曰若輕斷亦恐縱人今需大赦可原之矣止減死一等

仲孫疑里胥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及第爲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

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
乃捕繫獄將推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
保非盜也邪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
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
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
活者數十人

薛奎疑踐血

薛簡肅公奎為陽州軍事推官民嘗聚博僧舍
者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至啓戶
踐血汗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州考訊引伏奎
獨疑之使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清獻原情

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為武安推官有偽造印者
吏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
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

程顥辯翁年

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
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

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
辨之老父曰業鑿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
以與張氏某季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謂
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
書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其記曰某季
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顥問張氏子爾季幾
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季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
曰是子之生其父季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
父驚駭服罪

純仁戒情殺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
所以坐屠販盜竊而督賞者三分之二公曰此
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
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
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徃徃以其疾
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當
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
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

釋汝懼爲良民害復奈官司也汝等自能悔過
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
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公之仁恩浹於一境之
內矣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謝麟鞠親殺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鬪
旣而爲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
所親利其財訊鞠輒服邑人皆稱神明
疑獄集卷之五

疑獄集卷之六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唐肅白汚衣

唐肅侍制爲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
旅而同宿者殺人亾去旦起視之血汗其衣爲
吏所執不能辯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寃而知
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
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

安禮神明

王安禮知開封邏者得匿告人不執書上命治之驗所指略同後罪二人有薛姓者安禮曰得之矣召薛曰若有讎乎曰有售筆者固拒之鞅鞅去迺命捕訊果得所爲梟其首人稱爲神

趙知錄禱天夢猿

昔者成都府羅江縣富室張氏死妻楊氏與女同居有僕雍一掌門戶財賦楊氏母女嘗赴人招飲而歸則雍一被殺死矣有司逮其母女婢

僕十數人在官經季不決張憲行成到任疑楊氏母女淫濫人殺之以泯跡又疑雍一如奸而人殺之也死者數人而其母女被拷掠亦無全膚矣女語母曰妾旦晚死矣當求直於神決不可誣服以喪名旣而女果死時憲委趙知錄推問趙疑其寃齋戒禱于天忽夢一猿當案而立卽閱案卷恐有姓袁者吏曰常日送飯者姓袁遂待袁至引入詰問袁卽承服蓋是袁殺雍一得銅錢兩篋以去遂放楊氏與一干人而袁正

罪焉

易衣隱婦箬籠

又袁州萍鄉有高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周氏歸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至弟先抱其孩歸久而妻不歸張與其弟同至坐處無有也復至周宅又無有同周復登嶺尋訪則妻死於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遂誣服官勒都官與刃都官解頭與刃將弟處死踰牽張之

鄰人遇其妻於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焉同炊鄰告以故妻泣曰冤哉其時坐嶺上時有一髯客擔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鞋喚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其屍於林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凡半月餘日到此未幾髯客歸二鄰人紐之聞官卽承準無詞申刑部取旨髯客處死以款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黥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二鄰人給元告補兇身賞妻歸夫家先都官迫於官司

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

獻卿揣殺僧

俞刑部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文恭夢吳姦

樞密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譁筭楚不

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承議持平

紹興間鄭承議爲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西甬鹽場草鹽司申請于其朝降榜許人格捕其卒打草如故爲鹽亭戶殺傷四人統制謀

曰若不得西興草則馬不可牧矣迺釀金囑案吏作鬪殺亭戶八人皆抵死案成知縣僉訖次及承議曰黃榜許人格捕今若作鬪殺是本縣先自拒榜狀不得書我名銜吏皇恐謝罪易作拒捕結斷戶亭八人止得杖放歸日拜天曰願鄭公子孫益昌後公二子領薦登第云

府尹捕姦僧

某州某士夫携妻至臨安訪親舟至岸語妻曰待到某家借轎我不能自來以我紫衫爲驗時

有僧亦泊舟密聞其言卽覓轎并紫衫來妻不復辨卽行乃至郊外入寺中一少季引入曰官人在此妻意夫在也隨少季入深巷數曲至一小室酒肴畢集少季去巾乃僧也卽強合之妻不從少季指牀上刀曰畏此不畏遂從之凡三宿引至土窖中階級凡七八曲方圓廣十數丈一面窻明透地窻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堆土土外墻漸土迹不達上下前後木板裝闌牀帳甃卓日用飲食器具等色色整齊群婦人聚居

凡三十三人皆美色也。寺中僧行二十餘人，童僕十數人。至暮則亂行淫穢，十數日則置宴僧行列坐階上，群婦列坐階下，酌酒供食。婦女自相偶語，皆宦家妻女。有居此者，十數季矣。老者病者，則又引出陸續，有新至者，每日群僧出外見婦人有姿色者，卽百計圖之。得者先引入私室，或一二日，或三五日，方引至此。至此則雜然矣。一日引一女子，至季十四五，群婦問之，乃某太守女。全家在京候差，因觀燈於人叢中，與一婢失隊。一士人引之行，曰：路從此歸，乃引至寺去。巾僧也在其私室十日，方送至此，亦不復知。婢所在，諸婦人聚居，日夕切齒無脫身之計。於中亦有二三健婦，欲謀約會，一夕各殺僧衆者而脆弱者多，恐不濟而不果。每日僧多出外輪遞，一二僧居守窖中，一夕止有一僧宿。群婦問故，曰：今日皆送喪過海，明日方歸。是夕三婦人謀遁，伺僧寢，啓關尋路出窖外，逾數墻得達大路，離臨安五里內，一婦臨安人，知街巷，乃問路。

歸家詣府尹陳告尹大驚時宋孝宗內禪明日
宣赦尹卽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群婦召
主承領府尹到寺時僧衆適盡歸宮中備辦飲
宴亦不知三婦人遁去也湖州士夫妻遂亦得
歸初其夫扛轎持紫衫來時治岸者曰適有轎
夫持紫衫擡去一婢亦隨去矣轎夫回報士夫
大驚遍索不得止於三日後得其婢云轎行如
飛追遂不及到街市交雜處不知所在也當府
尹至點集婦人姓名時某太守女問其婢時尚
有僧數人未盡殺詰之云凡老者病者皆引出
殺之瘞於寺後此婢想亦殺而瘞之矣掘之凡
三十餘骸所獲金帛亦不貲云

壽隆疑火死

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隴縣吏告一家七人以
火死壽隆曰豈有一家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
逾月獲果乃殺其人而縱火爾

王端識犢母

王通議端知襄邑縣有鬻犢於市者或執以爲

盜詰之不服端取兩家犢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

孫沔脫會飲

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兵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卽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西山夢神訊殺僧

真西山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有子季二十餘屢謀於所厚者欲殺其父時西山以精明稱所厚者恐累已赴官告之喚其父母問之亦云逮其子赴左院推勘遂卽準伏索到鼠尾刀解官但問其故則卒無說喚問其鄰里亦云常挾利刃其謀叵測但其父子之間竝無他故獄已成西山疑之改送府院推勘亦如前疑西山終疑之展轉季餘西山一夕炷香告之天地神

祇夢神告之曰此母恠其然乃是二十季前事
了旦起未遑他務普喚程二屏去左右告之曰
今日獄已成但爾心下別有何事程倉皇良久
曰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季前做什麼事來此事
我知已悉爾其無隱程乃啞然曰然二十季前
有瀉山行者在店安歇欲買度牒某貪其財物
殺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厨中西山委官籍其家
產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
人竝釋放入府禁審其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
曰彼爲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說西
山曰你別做生計不見爾父如何其子曰某不
會做甚生計西山曰你若做甚生計我自與你
一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
瀉山出家去西山遂將所籍家產千緡與之程
二編管建昌軍時嘉定壬午季也

李允按榜僕

李尚書允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頸投井
中而以自經爲解者允曰投井故不自經自經

豈復能投井必吏有受財者故使不承爾已案吏果然

張洽伏盜

張洽嘉定元年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季不決而遠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

自伏

雨巖詰寇倅

建寧府建陽縣麻沙鎮吳提刑雨巖勢卿知處州時報添差通判王某來雨巖十數季前某處相識甚喜及見覺非是問舊事亦不知心稍疑駭一日會其家眷凡十八人內一人季老而憔悴不樂令夫人與之從容言王倅舊事婦人潛然詰之再三乃知正雨巖所識王某之妻蓋寇掠其舟取其妻就用其勅仕至本州添倅也雨

巖付吏推勘得實申朝正其罪時寶祐季間也
協尉縛偽丞盜

宋理宗朝隆興府分寧縣有趙縣丞者魁偉豁
達斷事明當憲司喜之常有委送宰嘗招同官
及宅婚飲縣丞妻獨不飲且數垂淚宰妻恠問
丞妻請問曰我夫昨任某主簿罷任在湖中被
此寇一家老幼童僕俱死獨留妾以爲妻就用
夫主誥勅調此縣丞同行六人臂上各有三點
號或爲書院官或稱親戚晝則散處夜則同宿

獨此寇能書判推以爲首妾不甘其辱耳時新
喻縣嚴仁勇作尉以能稱宰密與謀促前筵散
坐移入後堂不令諸廳人從入纔坐但見尉司
人報提刑司有下上司文字請縣尉親拆嚴卽
出點弓兵盡獲丞廳人從復就坐搏丞縛之送
獄取問是實具奏正刑趙妻送歸父家

行德捕桑門

武節使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畱守時官禁鹽入
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

嫗持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價其直取菜反覆顧視不買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宮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卽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都下清肅

蔡高驗浮屍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亾媪

某氏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入水死乎雖果爲仇所殺若不得屍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媪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之因得其迹與媪約曰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屍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

尹洙詰冒產

尹龍圖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

賀氏產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季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季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后五季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

疑獄集卷之六

疑獄集卷之七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憲司准晉義卜

湖北某市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愜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俊雅遂殺其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殺夫就取其刃併婦殺之而去及旦有常在其家工役者至見二屍相枕流血盈地恐累已卽逃須臾隣里大覺

執工役者聞之官不復自明卽誣服焉卜者去後日卜於市自若也聞工役者將正典刑自嘗其故憲司以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嘗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時宋淳祐季間也

輯謀獲僞帥

瑞州趙司戶往赴調一日忽失其妻趙不復索僞遭喪以歸後十季妻之弟至江陵忽見新帥之任有轎百餘乘其第十轎中乃其姊也相顧久之莫敢發視次日復候之復見其至輿中遺

片紙于地曰明日可候於城隍廟次日至廟姊乘間以片紙裹金二兩叱之亟去視之云某帥盜也家五百口皆盜姬妾皆大夫之妻女也令以金爲投牒費時孟無菴珙爲門制弟亟往告孟集官僚議曰彼五百人皆盜未易制也緩之則逃急之則變奈何皆莫敢對有司戶某季二十許甫登第之任亟曰此事易與耳孟遽携其手謂曰君有何策曰此有水軍令扼其上下流使毋逃大宴及其妻妾宴之因犒其從兵於教

場伏兵殲之以帥付獄伏其辜矣孟大喜果獲
焉推勘具得其情乃某官罷夔路倅盜殺之江
中以其誥勅改調至帥也妻妾百餘人皆仕宦
之妻女其黨五百人晝則服役夜則同其妻妾
以居聞其事於朝正其罪趙之妻復歸于趙餘
皆訪其親而歸之時淳祐季間也

趙損齋媼奔

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鄭氏女棄俗脩道自言遇
僊號僊姑預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恐

不見止遺雙履於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絕縣聞
之郡或請申省請廟額封號洪損齋起畏來宰
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奔得於龍興新
建之境籍爲官妓道士就爲樂將板行案卷以
解衆惑

恕齋神政

宋理宗時贛州雩都縣黎子倫家被寇劫殺子
倫素與其族黎千三兄弟交惡疑之遂訟之邑
差縣尉成某體究追解子倫賄尉捕黎千三千

五千六及隣里親戚十五人解官殺死十二人
汚千六之妻焚其居極其拷掠誣伏無贓與證
子倫買囑劉十四爲證私投兵器搜檢解官千
三兄弟誣伏焉未幾巡司獲到正寇丁官念二
十六名子倫賄以黎爲首丁爲從結款解州審
勘無異申提刑司時吳恕齋革爲憲疑之蓋尉
司取到黎千三初款卽無丁官念二同行之詞
巡司取到丁官念二初款亦無黎千三名字各
各審問黎稱寃而丁官伏罪遂對移趙知錄爲
贛縣東尉胡某爲知錄送一千人審覆具得丁
念二劫殺之情咸服其辜州縣吏竝配廣南知
錄趙某雩都宰趙某縣尉成某竝降罷辟東尉
胡某正任知錄黎子倫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
以其家遭劫免行出穀三十五石與黎千三造
屋時以爲神政

捕寇得妓首

寶慶季間臨江蕭某赴臨安往來娼武賽賽家
經季所有盡喪娼遂拒之蕭不能給其僕反爲

娼用蕭大困逼遂歸家將家產盡賣復往臨安
就蒸餅橋開典舖不復往娼家矣越二季嘗有
人持布衫一領欲典錢五百者蕭止典三百其
人云上舍上舍在武賽賽家使了許多錢不爭
今日較這二百錢甚利害蕭曰我自使我錢干
你甚事遂以四百錢與之而去其人逐身曰你
帶行人到在武賽賽家你如今慳吝可知不敢
去了蕭感其言追憶前事心不能平夜携提籠
扣武賽賽門其僕啓關知是夕無客入見武賽

賽叙問闊武方應聲蕭斷其頭以去僕亦遂逃
蕭致其頭器中滿浸以油致卧榻下時提一觀
之曰武賽賽你如今卻識我了明日莫知蹤跡
兩廂吏議曰但有張四官人常往娼家乞覓不
厭武賽賽亦拗性必其人殺之可尋張四官人
觀其辭色縱不是且將去展限遂往瓦子裏得
張解官付獄推勘張不勝拷掠乃誣服焉稱刀
與武賽賽頭棄海中遂絞于市季餘有寇真土
入蕭室蕭驚捕寇忽巡牌者至入蕭室集捕寇

已逃矣巡牌者見床下器中乃武賽賽頭也明日捕蕭鞞之具得其情遂伏其辜仍斬西廂吏以償張命獄官亦定罪有差

樊舍嘗誤殺

建寧府樊上舍處太學時與左藏庫前文節級妻往來文罔知也嘗飲酒肆密聞鄰座有人相語云此間內藏庫前文節級妻可觀樊上舍往來其家三季矣每文節級五日一次上宿則上舍必宿其家文聽樊字未明泯其說及當直宿

覓人替之至夜三更時歸家急拳門其妻語上舍曰吾與爾往來三季無知者夫今歸無所逃遂就床頭取鬼頭刀授之曰我與爾俱出我開門爾即殺之及開門天黑不辨人上舍者揮刀誤中其妻遂逃文呼報四鄰皆曰適不聞他人聲且刀從何來我等何由知之置文於獄遂誣伏焉明日赴市就刑見犯由上寫繫文節級殺妻事上舍從出街語文節級云你妻是我殺了奈何要要你償命遂到官自首遂止編管本州

時寶慶年間也

濂溪悟酷

周敦頤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與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鄰婦證僞姦

宋景定間福建張氏遣女里中不檢少季聞茶湯擔有玻璃盃先一夕飾爲婦人隨女伴入欲盜之被執極其拷掠有鄰婦每事女沐浴少季詢知女僻處有雙痣相聯赴官陳云元與女私前後騙取其物若干官追女出對皆無實狀少季指僻處雙痣爲證女愧無辭驗之果然擬罪將斷鄰婦赴官陳告少季遂伏辜焉

輿妓屈盜

又昔安吉州富家新娶有盜乘人冗雜時入婦

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盜不期明燭達旦率三夕
饑甚奔出羣博執之旦以聞官盜懇曰我實有
罪但未有所盜遭捶極矣幸免聞官當有以報
否則亦將有說富家不從盜至官曰我非盜也
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爾宰乃三
山陳某詰問再三備言婦家事體及平昔甚詳
蓋潛伏時所聞枕席密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
富家愧遺關節懇宰免追皆不從富室謀之老
吏俾請於宰曰彼婦初歸使與盜辯不論勝負
辱莫大焉彼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
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
服輿至盜遽呼婦乳名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
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節齋集觀音認姦僧

某州士夫携妻候差於臨安嘗與妻聯輿而出
至市井叢雜處偶停市買轉眴間不見妻輿矣
士夫聞官執輿夫推問莫可究竟季餘忽有輿
在所寓門外乃其妻也妻云初被人扛去時不

知非元輿夫也約行數里至大門從長廊至暗
屋下出輿當問官人何處輿夫不答又行數步
乃僧出招之心疑欲退而僧從後推之大呼僧
拽之以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巷數曲又
於暗室中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聞鐘聲亦甚
遠望久稍明僧携酒餽至當憂憤不能飲食僧
強合焉每日僧兩次送飯暮則携酒就與同寢
一日僧忘扃戶行出暗巷中遙望甚遠有火光
乃是長明燈祀觀音處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

手帕上金錢落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
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角有覺僧力疲意闌
懇之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但念汝本分又
可商量一夕歡合達旦天微明引之出暗屋下
登輿送至此也士夫經臨安府時趙節齋尹京
時正亢旱祈禱無應明日行香集僧衆曰夜夢
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但有觀音皆迎請至此
若本寺觀音感應則申朝寺主加號賜紫行童
竝給度牒備榜遍排明日輻輳迎至果有身繫

金錢落索環者足上川字文亦然遂集合院僧
行以至令士夫妻於簾內識認正本寺主僧也
送獄推問承服就戮

陳青釋濕履

江西臨江王三郎瞰江樓居其妻凭欄食果偶
校投舟中少季之巾少季舉首意婦人挑之及
暮行入其家聞無人聲隨復登舟覺濕其履置
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
旦集鄰里見血蹤直至舟中遂執少季赴官少

季不復自明証服焉但不見婦人履及刃獄吏
指近江亭牌子似有物視之履與刃也款成獄
及陳青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鄰婦問前
獄陳答云已將舟中少季正刑矣嫗啞然曰冤
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陳青密以告司理喚獄吏
推問具得其情少季遂得釋獄吏處死陳青由
此退閑教子讀書請漕舉

日隆詰夜語

贛州信豐縣一木匠居嶺之下嶺之上則驛途

每由其屋後而遵驛途出入嘗五更初携礮劉之器他適未及驛途五六丈許見一死屍視之遍體皆血也致之而去及午則里長鄰里驗視其致命處則斧痕也衆議以爲此匠無疑捕其夫婦繫官不勝拷掠遂爭誣伏官疑之季餘不決時宋知錄日隆蜀人也以能稱委之專決宋知其寃日日入獄推究皆如前言一日正鞫問時一孩送飯與獄卒而私語宋問之卒以他詞對宋屏去左右呼孩與十八界官會兩貫而詰

之孩曰適一人在茶肆與我銅錢五十文令探所勘死事其夫婦何人承認宋卽命二卒隨孩捕之以至問曰爾殺人奈何要他人償命其人卽承認木匠夫婦遂得釋焉時咸淳季間也

緣琴理僧寃

咸淳季間袁州倅蕭某嘗到清水寺見木魚可供琴屢求之僧不與未幾權守僧遂鋸爲四自留其二以二遺蕭蕭劉爲二琴自留其一以一遺時相葉西澗夢鼎葉有琴師云琴雖佳但有

哀然聲蕭遂採訪寺中有某僧身死不明其行
童負其衣物以去者見在某州開舖遂專兵移
文捕之以至付吏鞫勘乃知殺僧而負其衣鉢
也遂服其辜

時奚報應

吉州王某幹者殺人以銅錢三百千與一村老
令代認曰爾認了不致償命但喫六七十下棒
而已民以爲然時奚司理政疑之曉以禍福村
民遂以實告時奚見同囚者一人項有刃痕疑

爲死者傷之故殺死者鞫之未伏王因言於奚
以爲然且力言於郡守同囚者不勝苦遂隼伏
抵死罪焉奚以平反改秩旋死時咸淳季間也
其後幹者認殺人遂伏法方言前所斷者枉也

疑獄集卷之七

疑獄集卷之八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彭節齋額刺二形

宋咸淳間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繡女
忽有娠父母究問曰尼也父母怪之曰尼與同
寢常言夫婦咸恒事時偶動心尼曰妾有二形
逢陽則女逢陰則男揣之則儼然男子也遂數
與合父母聞官尼不服驗之無狀至於憲司時

翁丹山合作憲亦莫能明某官曰昔端平丙申
季廣州尼董師秀有姿色偶有欲濫之者卒揣
其陰男子也事聞於官驗之女也一坐漚曰令
仰卧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
露男形如龜頭出殼轉申上司時彭節齋爲經
畧判云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入之道曰男與
女董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女是爲妖物所歷
諸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舉豈可復容於
天地間額刺二刑兩家決脊二十枷令十日押
下摧鋒軍寨拘鎖月具存亡申之如
果然遂處死

高防辨幅尺

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入爲賊所劫捕得
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賊仗已具錄事參軍司徒
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賊
閱之因召王入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
邪又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踈密
差異賊乃稱寃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捶楚

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扣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訴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爲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遷之

出太祖朝名臣傳

惟濟辨左手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七筋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

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侯臨還寄

朝請郎侯臨昔爲東陽令有治聲忽他邑因分財私寄附於姻家輒爲所匿累經訟而弗直乃求理於侯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季縣獲強盜侯因縱盜妄通所寄物於姻家及捕至獄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所寄侯卽追向日求理之民證驗識認還之

文規理誣盜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持奏召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貞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炎張運張周孫等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已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炎以下十一人送獄劾以爲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炎運二人幾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抵罪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炎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季也

曹駁坐妻

沈存中內翰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爲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於謀殺不當復坐其妻

謹按

大明律云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妻子流二千里入十惡不道之條今觀所載

壽州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刑曹駁以
義絕不當緣坐其妻竊詳本犯身為不道
殺妻父母兄弟與其妻實已義絕法難緣
坐然律無明文所司遇此亦當比擬奏
請

宗元守辜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
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
郡得原父死鄭克云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
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
罪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謹按

大明律云凡保辜者責令犯人醫治辜限內皆
須因傷死者以鬪毆殺人論其在辜限外
死者各從本毆傷法若折傷以上辜內醫
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限滿日不平復者
各依律全科又按唐律云保辜限內死者
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又按元

史刑法志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辜
限外死者杖一百蓋元氏未嘗定律及

聖朝未定律之先皆以唐律比擬故我

朝律文多宗唐律而此條亦本之也訥曩在
南京會審刑部罪囚有毆人辜限外死者
訥曰當依本毆傷法或曰律云辜限滿不
平復者全科此當死訥曰所云限滿不平
復全科者因上文折傷以上限內平復減
二等立文蓋謂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

疾及限滿不平復者則全科折傷之罪若
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則律文何不云
傷不平復而死者絞乃虛立此辜限乎後
此囚會

赦得免然或人終不以息言爲然也近讀宋元
守辜事有感因備載之讀者詳焉

張昇窺井

張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
中有死人卽往哭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吏

集鄰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不可辨而婦人獨知爲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

歐陽左手

都官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于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手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乃伏罪

程琳娃竈

程宣徽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當卽根治諸緋人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辯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娃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無死者

強至油幕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

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者直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比輕典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所致是也

程戡仇門

程戡宣徽知虔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訴之仇弗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

門非可疑邪乃親劾治具見本謀

呂婦斷腕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盜夜入舍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仇不宐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

魏濤證死

魏朝奉濤知沂州永縣兩仇鬪而傷旣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于監司監

司怒有惡語濤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
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隊死隣證旣明其
誣遂解

王璩故紙

寺丞王璩嘗爲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
偶於賊囊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爲
賊所掠者賊卽引伏

李公驗擗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

有青赤痕南公以指視之曰乙真甲僞訊之果
然蓋南方有擗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
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
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王臻辨葛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讐或先食野葛而
後鬪卽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邪
吏曰傷不甚也臻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穎知子盜

郎中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赴獄劾之卽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孫料兄殺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伏

朱詰賊民

朱壽昌知閩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因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僞券抑汝女爲婢指十萬爲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奈何因泣下始以實告收子良付法

江分表裏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給之曰我
爲收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剗其稅歸之踰二十
季且僞爲券以茶染紙類遠季者訟之於縣縣
令江某郎中取紙卷展開視之曰若遠季紙裏
當色白今表裏如一僞也訊之果伏

章辯朱墨

侍御史章頻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
世爲僞契奪族人田久不能辯運使委頻驗治
頻曰券墨浮朱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旣引

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更命知華陽
縣黃夢松覆案亦無所異黃用是召爲御史

南公塞鼻

尚書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
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
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
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蓋彼善服氣
以物塞鼻則氣結不通是以自服

郎簡校券

侍郎簡知賓州有掾吏死子幼贅壻偽爲券
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于朝下簡劾
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曰然又取偽
券示之弗類壻乃伏罪

王珣辨印

少師王珣知昭州日有誣告偽爲州印文書獄
久不決吏以印文不類珣索景德舊牘視其印
文則無少異誣者乃服蓋其文書乃景德時者

方偕主名

方偕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
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馳神獄久不決
詔偕就鞫之偕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
尚多無恙其事遂白

蘇請祔柩

蘇案爲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而母嫁後聞
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祔于父法當死案獨曰
子盜母柩納于父墓豈可與發塚取財者比上
請得減死

賈廢追服

侍讀賈黯判流內銓時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季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為入選始去發喪既除服具求磨勘黯曰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季借非匿喪是豈為孝卒使坐廢田里

疑獄集卷之八

疑獄集卷之九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程簿舊錢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鄠縣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

父所藏錢幾季矣曰

二十季遣吏取一千視之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季

編天下此錢乃爾父未居前數十季所鑄何也其人遂服出伊川所撰行狀○按二十季以下

乃桂氏原本蓋借宅者發兄所藏錢其子訴官
取錢視之借宅者乃服今反誤作兄子冒認錢
因考行狀正之于後四十季彼借宅居幾何時
其他更定不復再見矣曰二十季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
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季間即徧天下此錢
皆爾未借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孫甫春粟

待制孫甫為華州推官日州倉粟惡吏當追陪
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
米舂之可棄者十纜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

弛繫所陪錢纜數十萬而已紘因薦甫遷職

劉相鄰證

丞相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
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為券及鄰人死即
逐其子訟二十季不得直沆至又訴尹氏出積
歲戶鈔為證沆曰若田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
始為券時嘗問鄰乎其人多在可取為證尹不
能對遂伏罪

王罕扣狂嫗

大理王罕知渾州時有狂嫗數邀訴事言無倫
理從騎屏逐之罕令引歸廳事扣堦徐問嫗雖
言語雜亂然時有可采者乃是人之嫡妻無子
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累訴不直因恚而狂
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貲與之

虔劾鄧賢

今古詩等府書肆有刊行公理雜詞民童時市而誦之

沈括筆談云江南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者
作偽詞狀法也始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
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

賢人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材校中往往受
生徒韓琚通判虔州民有僞作寃狀悲憤叫呼
似若可信琚攝郡究其風俗考其枉直莫之能
欺民皆以爲不寃琚魏公之兄終于轉運使

按虔州今之贛州府也括熙寧中任知制
誥去今四百季矣世道日漓刁民僞爲寃
狀以陷人者在在有焉貧弱有寃無處訴
告者亦無地無焉受人財爲人捏造寃苦
詞情若鄧思賢者亦有之焉易訟卦彖曰

利見大人言訟者求辨曲直利見剛明中正之大人以決其所訟也康誥曰如保赤子言赤子未能言爲父母者誠心求之則能得其心之所欲矣今之任民牧者民呼爲父母居顯要者人呼爲大人其可不思盡其心稱其名以上無負

聖天子之委任下無負斯民之仰望乎

孝肅杖吏

包拯知開封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

曰今見尹須使我責狀汝但號呼自辯我當與汝分罪各受杖決旣而引責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入大聲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拯謂其招權挫吏杖之特寬囚罪亦令從杖公知以此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也

按元魯齋許文正公告世祖防欺之要備載是事且曰孝肅剛嚴峭直而卒爲吏所賣蓋在上者難於知下欲其不見欺也難矣今考孝肅繇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

昌天長二縣拜監察御史歷三司判官改
工部員外直集賢院出知端瀛揚廬池五
州四爲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遷三司副
使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陞龍圖閣直學士
知江寧府錄江寧召拜京尹歷練不爲不
深聲望不爲不重資稟不爲不高然爲吏
人所賞若此況初學古入官之士乎桂氏
載於篇中而愚特取以終編者蓋欲讀者
知所警也噫

崔碣霽潦

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
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
咨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
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
乾夫遂爲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
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
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
失明碣至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卽勅吏掩乾夫

并前獄吏悉發昧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
獄決而霽

陳襄捫鍾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
偷兒至襄語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
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鍾所
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
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和之乃爲盜蓋畏鍾有
聲故不敢觸遂服

劉敞察寃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
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
誘不能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也親
按問之甲知敞爲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
陳氏也相傳以爲神明

呂陶服罪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
弟壯訴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懇陶

一問三人服罪第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爾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李兄誣婦姦

汪澤民同知岳州事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言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姦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爲直之

鐵工姓名

汪澤民爲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捶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決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卽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爲神

提舉辯明

宋提舉楊某爲越錄事叅軍其守治盜嚴凡保

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卽械繫解官間盜死郡因治保長制死獄具後公閱狀云左肋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公不聽卽追詰元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証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後公二子登進士雖曰有命然其心可尚也

陳睦酷報

宋陳睦嘗提點兩浙刑獄會杭民有妾沉香者澣衣井旁嫡子墮井死妻訟于州以爲必沉香擠之三易獄不合睦怒逐掾殺沉香東坡詩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睦還京久之無所授禱神廟無應后恍聞人云如沉香何睦震汗廢食累日而卒

刃傷釋福兒

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什

地明日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懇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遂釋福兒

焚廬殺夫

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鄧文原曰

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

謝蘭誣殺

鄧文原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獄決乃雨

漁殺盜網魚

貢師泰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

近岍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一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以爲史等所劫皆官史既誣服師秦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抗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寃皆白

徐裕奪貨殺商

浙西有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掠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貢師秦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

姚甲僞鈔

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僞鈔受賂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僞鈔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貢師秦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卽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

邊其揭捕文

開封屠子胡氏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
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
人屍在管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
無小指此屍足指全非吾婦也婦父母素怨胡
氏又索辯而乃抱屍而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
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以逃罪耳時暑不三二
日屍已潰略一驗有司權瘞城外下胡氏獄拷
驗鍛鍊百至胡遂自誣服事上刑部國朝之法
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荃來

開封視成案卽知冤濫謂官慰使安文玉曰是
婦不死安執不肯改乃令人徧閱城門所揭諸
人捕亾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人中所索辯及
它物色與屍狀同迷其所寓正管井處也賈胡
已它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掘起元屍
將詢其所主與隣僉曰然瘞者出曹門涉河東
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執前
說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
矣是男子以青須總髮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

果然安心知其寃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
開封故吏徐沼州一僕於逐妓中得胡氏婦問
之乃出汲而淫奔于人轉售娼家其事乃白余
三任佐幙所至必先申明從初不應受理之令
政爲耳

疑獄集卷之九

疑獄集卷之十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崑山任忠重訂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李崧祥校刊

德甫聲寃

元白餘三爲行臺御史臺掾時至元戊寅夏與監
察御史李德甫慮江淮行省囚流人張傑等聲
寃其說云傑亡宋時池州軍之馬醫也一日夜
分寢已騎卒錢勝者叩門泣謂傑曰吾暮夜誤
殺吾所飼馬明日將以暴死聞有司驗實必以

屬君君幸脫我當有厚報時重馬政殺一馬如
殺人罪傑素謹畏具以實聞勝抵罪爾後或相
值于道輒出怨言謂必報傑不殺傑不已明年
池州降勝自稱宋故官得管軍總把乃大得志欲
加害於傑者屢矣然非其部曲弗能也無何勝
兼捕盜職傑以散卒調斫木於池之西山一日
勝跨馬擁眾捕傑及同役二十四人械以巨木
箠而問曰疇昔之疲劫佑舟於江岸者汝也當
速承之不承死矣又謂同役者曰張傑我仇讐

也於若輩無預第指傑爲賊即殛若等母自苦
爲也眾曰我輩與張傑同役陸步未嘗相違卽
作賊我輩皆賊也實未有此言未竟白挺雨落
二人死焉明日解州州將劉素信錢勝獄吏張
友仁亦勝之故舊惟勝之言是理所訴一切不
聽榜掠燒藝身無完膚遂皆誣服所索之贓物
信口妄指隨指卽得不知其由數日後張友仁者持
文字數紙謂傑等曰朝廷洪恩到州汝等獄未
具恐不得預伸卽得出傑者不知爲所紹尋卽

著字已而曰詔減死流遠汝等強盜當流卽械
送行省某等數苦訴於省吏謂錢勝指僕等爲
盜之寃實在山中祠神巫祝某及州之走卒某
同飲抵明乞一會問雖死且無憾事竟不行欲
見宰相面訴之不得亦可今繫獄一季矣餘二
十二人死已過半嗚呼冤哉予與李君視其案
與此言合乃上書于臺臺言白惜哉

附錄

王旻解十

西川費孝先善術數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
售貨至成都來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
洗一石穀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
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
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
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
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俟夫歸將致毒謀旻
旣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先沐者乃夫也日
欲哺果呼旻洗浴重易巾櫛旻思曰教洗莫洗

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肯自沐夜半反被害
是驚駭罔測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
辯郡守錄狀牘是悲泣言曰死則死矣但孝先
所言畧無驗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
得行法呼是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道遣
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
佐曰一石殺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是旣辯云
誠遇明卽活之功歟

光祖詰蛙

馬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
爪切作蓋剗空其腹食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爲
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
此蛙答曰夜半曰有知者否曰唯妻公輒疑其
妻與人通姦進妻詰之妻曰與人通其人婢妾
教夫如此又先往語之曰以故捕得意欲陷其
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
夫於法

趙廉訪檄城隍

廣州某大家交結上位而後視邑官嘗私繫一
逋債者死焉其家經官取屍時邑尹王某有私
忿逮至拷楚勒令招承輒復異詞大家雖竭力
營救而王尹亦百端究竟累經省憲審覆展轉
數季不得明白元貞乙未廉訪趙副使到省及
此事聞本州城隍及判官靈異移文兩紙及紙
錢至廟焚化喚廟祝責限三日報應三日無報
應則廟祝決二十七下判官決三十七下越一
日大家於囹圄中呼曰其人將到矣可疏我明
日逋債者詣廉訪衙呼曰我某人也雙手如縛
抱頭不致問其來故曰釋我縛容言之趙副使
曰請城隍釋其縛其人遂下手悉言逃故在三
百里外某處昨日被人繫其手於首驅之至此
遂釋大家而問罪王尹焉

劉令假鬼

至元初北方有劉縣令未理任先以賣藥爲名
間行到邑採訪時邑有寇殺一商官莫能明劉
訪寇姓名及商葬其所皆悉署事三日後同官

方園坐祥爲見鬼狀呼曰爾告何事同官及吏
率皆駭劉空中如與鬼語良久呼吏筆之牒尉
追捕及到卽皆淮伏申解上司咸伏其辜遠近
以爲神

胡向免被脅

胡向少卿爲袁州司理叅軍時有盜七人皆當
死向疑其有寃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
始受其傭而中道被脅以行率得免死

良肱驗刃傷

余良肱大卿初爲荆南司理叅軍有捕得殺人
者旣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
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
殺人者

海牙釋孝

元布魯海牙太宗時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
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
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于市
懼則殺之旣而不懼乃曰誤殺人死情有可宥

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

德輝察寃

李德輝世祖時爲右三部尚書嘗錄囚山西河東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爲將搆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田滋得藁

田滋爲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者坐事有寃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

捕急濫寃丐

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屍道上携其首
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
捕繫獄半季不決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皇
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臥窰中卽斬以應命
囚亦久厭拷掠遂伏誅後半季強盜始敗于儀
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
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
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審謹乎

游顯杖蒲

江漕省游平章顯公檄至明州開分省爲政清
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鄰家認得鄰不
服爭告不置平章行馬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
章曰一蒲團直幾乎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令棄
之可也及杖之銀星滿地遂罪其鄰

嗥犬起屍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
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
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二僕屍壓其

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
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
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
使人發視之屍見矣起屍而下有呻吟之聲乃
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
捕其僧而寘于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
呼僧不犬若也

姚守別食雞

京口王一之爲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

家畜雞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
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鄰家疑其有外姦督之官
婦人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閱
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雞對守亟覓
老雞數十令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
易貴杖石買紙

易貴成化間守辰州府有窶人擔紙息肩路旁
倦而寐熟失盜訴於貴即使人擡失紙處一石
到府階下杖焉擁入觀者如市閉門者久之

以資窶人復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潛往
在外數日出公牘泛買諸賈人紙彼送至令各
書名于上乃召窶人認之果得原紙盜紙人伏
罪

彭祥還貲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問刑剛決鄰封合州有
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託弟携歸累產契
券俱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視歸弟絕無所與
又無藉可稽嫂訴之州訊不服迺越境訟於郭
郭卽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板其弟姓名同盜移
文本州械至詰曰汝與某人爲盜致富其弟泣
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
一錄記乃速其嫂語之弟遂款服還貲產

梅妻瘡死

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潔圖去梅以快所私梅
與族叔錯素讐相絕歲鄉人社會梅家醉散入
夜梅忽死于碎甕間錯乍聞惻隱往視亟還妻
懼錯或訐發謀所私者誣錯挾讐棄梅醉跌未

死往視之有司逮致訊鞠凡刑加梅妻輒毀加
錯乃無毀焉疑其妻冤益拷錯不勝遂誣服尋
上官讞改錯戍邊遇雷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
頸生惡瘡三呻吟苦楚以死所私者亦別姦重
典蓋妻故碎甕擠梅于上刃其頸三擬詭稱醉
跌觸甕死適錯往視以其僮言誣之則易信且滅
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吏卒夾棍等鐵異新故
索異麻草堅韌朽脆相懸絕用惑有司云夫情
偽微暖其變千狀姦惡不足異也明慎可少忽

邪若夫天人之際亦嚴矣

疑獄牽聯

祭酒宋本記工獄有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
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
歲眾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和
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
以其醉於讐言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
土塌中空乃啓塌磚剖屍為四五始容焉復磚
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

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
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
詰屍處曰棄塚中責件作二人索之塚弗得刑
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
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二人
嘆惋循塚相語咎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
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
渡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
號曰是夫取夫招覓塚上脫筭珥具棺葬之獄

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
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
執愬於邑亦以鞠訊憖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
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
卒不見負皮者庾音雨飢也死獄中歲餘前長奏
下縛狴音岸狴音岸獄也眾工隨而譟雖皆憤其
冤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眾工愈哀嘆不置
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衢路有得
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空

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辜
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
詰屍處曰棄塚中責件作二人索之塚弗得刑
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
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二人
嘆惋循塚相語答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
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
渡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
號曰是夫取夫招覓塚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

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
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
執翹於邑亦以鞠訊憖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
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
卒不見負皮者庾音雨死獄中歲餘前長奏
下縛狴音岸狴音岸獄也眾工隨而譟雖皆憤其
冤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眾工愈哀嘆不置
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衢路有得
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空

也並至求供飯一故偷兒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兒
將盜他人家尚蚤既熟婦門戶乃闔中依其垣
屋以待迫鍾時忽醉者踉蹌入酗而怒其婦詈
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許醉
也切罵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塌下二
歲餘矣塌既不可大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
腐盡否今乃霍我嘆息飲泣偷兒立牖外悉聽
之明發入局中號於眾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
我錢因俾眾工遙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挑

之婦大罵隣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塌

板

與攀

磚作欲擊闔狀則屍見矣眾工突入反

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壕中
死人何從來件作款伏擠騎驢翁隨水件作婦
洎所私者磔於市先斷工長死官吏皆廢終身
官以庾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
遂寢負皮者寃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
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
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

斲刀逃筮而得刃件作殺而工婦磔負皮道中
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輻輳而不可知者
也悲夫

疑獄集卷之十終



疑獄集卷之十終

